

在塔河岸畔书写青春诗行

■ 翁小清

2025年6月,我怀着一腔奉献边疆的热忱,作为一名援疆干部,从东海之滨出发,跨越近4000公里,抵达靠近西部国境线的新疆阿拉尔。这片土地,浸润着兵团精神,挺立着胡杨风骨。三个多月的时光如画卷徐徐展开,每一笔都浸满了深情与感动。

在阿拉尔前往团场的道路两旁,高大的白杨树整齐排列,紧密相连,像沉默的战士守卫着这片沙漠绿洲。我所在的兵团某师队的同事告诉我,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兵团人亲手种下的——一代代人靠自己的双手和坚韧意志,一点点建起了这座沙漠中的绿洲城市。他们就像塔里木河畔的胡杨,生而千年不死,死而千年不倒,倒而千年不朽。那一刻,我心中涌起强烈的使命感,暗下决心:一定要

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统计经验和专业知识,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片土地,为阿拉尔的统计事业添砖加瓦。

我在阿拉尔当地兵团某师队的首要任务是冬小麦测产。6月的阿拉尔高温近40度,太阳炙烤着大地,麦田里沙尘弥漫,仿佛一个巨大的蒸笼。我和兵团某师队的同事们一起深入田间,收割样本。新疆的麦田植株密度高,在田里行走格外困难。一天下来,大家汗流浹背,满身尘土,麦芒扎进衣服,手臂被麦叶划得红肿发痒,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——那是对劳动成果的期待,更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热爱。

麦田主人高兴地告诉我们,他的棉花地今年倒茬,第一年种冬小麦,在技术人员指导下,采用了“缩行增密”“干播湿出”和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滴灌技术。今年的麦子穗多粒饱,亩产预计在

750公斤以上,比以往单一棉花的收入能多出近三成。“现在田里全是机械化种植,无人机打药,滴灌带浇水施肥,人几乎不用下地,我们农民总算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啦!”他一脸骄傲地说着,眼里闪着幸福的光。那一刻,我深切感受到祖国强大、技术进步为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,也更加坚定了为这片土地贡献力量的决心。

我服务的这支兵团某师队还是兵团唯一一个“四农普”遥感测量试点单位。试点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,涉及十几个团场,全部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无人机实地勘察。而我们仅有一台无人机,这意味着必须争分夺秒,连续奔赴各个团场。有一次,我们穿过长长的戈壁滩,驱车225公里,好不容易赶到某团样本点的养殖场,突然狂风大作,沙尘暴铺天盖地而来,瞬间将我们吞没。为

了安全,我们只能暂停作业,等待天气好转。尽管困难重重,兵团一师队的同事们和我始终没有放弃。我们互相鼓励、彼此支持,最终圆满完成了遥感试点任务。这让我深深体会到,在新疆工作的同事们面对的是何等艰苦的环境——他们大多不是本地人,却为了梦想来到新疆,扎根于此,默默奉献。他们就像戈壁滩上的骆驼刺,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长,用行动诠释着坚守与奉献。

这段援疆经历,是一次淬炼党性、增长本领、升华情感的宝贵历程。它让我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,也让我明白了责任与担当的真正含义。未来,我将把这次实践作为新的起点,让兵团精神融入血脉,以更饱满的热情、更务实的作风投身统计事业,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舟山调查队)



云端深中

路则 摄

黄土地上的田埂印记

——记农业普查与统计路上的那几年

■ 李小菊

刚收到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文件,读着读着,十年的光阴仿佛被轻轻掀开——那些沾着黄土、映着星光的“三农普”遥感测量时光,一下子涌上心头。

那时,我们负责的是农作物面积遥感测量。山区地形复杂,山大沟深,山地面积占了七成以上。要找到规定样方,常常需要翻山越岭。交通也受地形限制,绝大多数样方车辆无法直达,下车后步行到目的地,平均都要走上一个小时。

那年,同事小张刚毕业一年。每天,她把调查表和那台被我们戏称为“大黄蜂”的手持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往双肩包里一塞,就蹦蹦跳跳地扎进田间地头。黄土坡陡峭难行,坡上植被稀疏,连能借力的草都难找,脚下全是松垮的黄土,一踩上去,细碎的土块就簌簌往下滚,在坡底积成薄薄一层。下坡时不敢求快,只能侧着身子慢慢往下挪。小张在城市里长大,找不到技巧,索性顺着黄土坡往下滑,身后扬起一道黄色的尘烟。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,她忍不住笑出声来,可这一笑,飞扬的黄土就顺着风钻进了嘴里——即便如此,也丝毫没有影响她欢快的心情。

有一次,为核对一块有争议的地块面积,我们小组3人在地里待了整整一下午。图纸上明明标注为整块地,到了现场才发现,户主早已把它分成六七块,并种满了不同作物。我们蹲在田埂上,手持卷尺一寸一寸地测量,又对着图纸反复核实,直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,才终于确认了每一块的面积与作物类型。

晚上回到办公室,还要把白天收集的数据逐一核对。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,回家的路上只有星月作伴。身上的尘土拍了又落,汗水干了又湿,皮肤晒得又红又黑,却没有一个人喊累。看着一张张填得满满当当的调查表,想到这些真实准确的数据,将来或许能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,心里就感到特别踏实——便也不觉得辛苦了。

这些年,统计工作的变化实在不小。从“三农普”到“四农普”,制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让人感慨。以前我们拿着信号时好时坏的“大黄蜂”,填报数据还得辅助手写记录,总担心数据丢失;如今有了无人机航拍和卫星遥感,地块面积测量更加精准。以前录入数据要反复核对,生怕出错;现在使用智能采集终端,数据实时上传、自动校验,效率比过去提高了几倍。

“三农普”时,很多村子还没装路灯,晚上黑灯瞎火;如今大部分村庄都亮起了路灯,晚归也不再害怕。以前农户家的农产品大多靠自己拉到镇上卖,现在不少地方成立了合作社,通过电商平台销售,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。这些变化,都悄然藏在新一轮普查的数据里——从耕地面积的变迁,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;从农民收入的增长,到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。每一组数据,都记录着乡村发展的坚实脚印,也让我们这些统计人真切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。

如今,看着身边年轻同事们为“四农普”忙碌的身影,就像看到了当年那个眼里有光的小张。虽然工作条件已比过去好太多,但那份踏实肯干、认真负责的劲头没有变,那份为统计事业默默奉献的热情也没有变。

黄土地上的田埂印记,不只是一段难忘的回忆,更是我们统计人坚守初心、砥砺前行动力。在统计现代化改革的道路上,我们将继续带着这份热情,做好每一次调查,填好每一张报表,用精准的数据记录时代脉动,为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,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银川调查队)

登鸡峰山

■ 伍雅岚

在宝鸡的天际线上,鸡峰山永远是那道最熟悉的青黛。山不算险峻,却以绵延的翠色,把“宝鸡”这个名字的根悄悄种进了一方人的记忆里。老人常说,秦文公曾在这儿得到过雌鸡化石,山便因此得名;还说“山戴云,天就阴”——要是峰顶缠了灰云,晒谷的、晾衣的都得赶紧收拾。鸡峰山就像一块嵌在岁月里的晴雨表,不言不语,却稳稳托住了一城人的日常:春天山桃花瓣落在赶集人的肩上,夏天晨雾笼住山尖,却隔不住早市的吆喝;深秋里黄栌与松柏织成锦绣,站在山顶望去,渭河如一条银练,把整座城暖暖地揽在怀里。

霜降才过,立冬的寒意就漫了上来。周末得空,我带着6岁的儿子去爬鸡峰山。石阶是老的,被几代人的脚步磨得发亮,一级一级往大山深处延伸,石缝里卡着枯草屑,沾着晨雾的湿气。儿子起初像出笼的鸟,蹦跳着数路边的野菊,黄的、白的,数到十朵就拍手喊我看。可没到一刻钟就蔫了,小脑袋耷拉下来,脚步越来越重,小小的身子在石阶上晃啊晃,像只背壳前行的蜗牛。我跟他后面,看他鼻尖冒汗,睫毛沾着雾气,心里忽然一软——小时候跟着母亲爬山,我也这样走几步就赖着不肯动。如今轮到我陪他,山还是那座山,日子却已悄悄叠了一层又一层。

“累了就歇会儿?”我问。他摇摇头,过了一会攥紧我的手,小声说:“妈妈,我是蜗牛。蜗牛走得慢,但也能到山顶。”从那一刻起,他不再急着登顶,而是把眼睛交给了路上那些细微的事物:石缝里一撮青苔,他蹲下来用手指轻触,数着“小绿绒有五片”;头顶“啾啾”鸟鸣,他仰头在松枝间找,嘀咕着“鸟先生藏哪儿了呢”;走到山腰

那幢青砖老屋前,墙皮斑驳,门楣上“山屋”两个字依稀可辨,墙根有张方石凳,凳面上留着半片风干的橡树叶。他轻轻摸着石纹问:“这是以前的人坐过的吗?”我答:“可能是护林人,也可能是从前像我们一样来爬山的人。”他就乖乖坐上去,小手放膝盖上,说要“替从前的人歇一歇”。最后一段路是笔陡的铁梯,栏杆被山风吹得冰凉。他小手紧紧抓着,指节泛白,一步一步往上挪,腿微微发抖,却一声不吭。等他终于站上山巅的平台,山风“呼”地扑来,鼓满他那件红色外套——那小小的身子,竟不自觉地挺直了些。

山顶没有云海,只见青灰的山峦像凝固的波涛,一层一层涌向天边。渭河成了一条银带,河上的大桥像根细线,远处的居民楼整齐排列,窗玻璃反射着斜阳,把整座宝鸡城映成眼前的“积木世界”。景色不算奇绝,我心里却一下子敞亮——这就是我们的城啊。有烟火,有街巷,从鸡峰山望下去,踏实得让人心头温热。儿子趴在栏杆上望了好久,忽然回头,眼睛亮得像被山泉洗过:“妈妈!我们比山还高了!”下山时,他早忘了累,絮絮说着幼儿园里谁和他一起搭积木,谁分了他一颗橘子糖……斜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,紧紧交叠,印在鸡峰山的石阶上,一步一步,朝着山脚下家的方向挪去。

不知他长大后,会不会记得今天的山风,记得自己像蜗牛一样执拗爬山的模样,记得石凳上那片泛黄的落叶。但我希望他记得,家乡有座鸡峰山——不管将来走多远,见过多少名山大川,只要望见天际那抹熟悉的青黛,他就知道,家,在这里。这山,是一代代宝鸡人心里坐标,守着城的春秋,也守着每个人归来的路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宝鸡调查队)



塔塔秘境

巩媛媛 摄



访户

胥吾民 绘